

六一題跋

一





跋題一六

(一)

歐陽少牧

自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
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
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
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
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
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
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

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
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
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
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
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
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
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

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顥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

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

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
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
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
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
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已自三君之亡余亦
老且病矣此敘之作旣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
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

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目記 公子棐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

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空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

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多一作多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

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
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
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
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
之公序明言別爲錄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
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
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
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

爲二百或棐記在熙寧之前耶棐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口口口口

六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古敦銘

韓城鼎銘

商雒鼎銘

古器銘

同前

終南古敦銘

叔高父鬻簋銘

周穆王刻石

敦匣銘

敦医銘

張仲器銘

石鼓文

秦度量銘

秦昭和鍾銘

秦祀巫咸神文

之罘山秦篆遺文

秦泰山刻石

秦嶧山刻石

同前

前漢二器銘

前漢谷口銅甬銘

前漢雁足燈銘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後漢樊毅華嶽碑

同前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後漢北嶽碑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後漢桐柏廟碑

後漢殼阮君神祠碑

卷之二

後漢堯母碑

後漢堯祠碑

後漢堯祠祈雨碑

後漢老子銘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